

赵园作品系列

红之羽

赵园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之羽 / 赵园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1
(赵园作品系列)

ISBN 978-7-303-15655-9

I. ①红… II. ①赵…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69380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HONG ZHI YU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30 mm × 210 mm

印张: 7

字数: 250 千字

版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策划编辑: 谭徐锋

责任编辑: 陶 虹

美术编辑: 谭徐锋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校对: 李 茵

责任印制: 孙文凯 陈 涛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目 录

关于季节的记忆	1
写在冬日	7
寻访激情	11
红之羽	16
走过赣南	19
另类	30
寄宿	38
内外	45
示众	50
记忆洪水	56
集市随笔	63
旧日庭院	69
温馨	77
“有美一人”	82
岁末记吃	86
邻翁	90
养鸟者语	95
收藏	101
“简单生活”	105

二〇〇〇年春天	108
京城夜话	112
岁暮	129
阅读经验（之一）	137
阅读经验（之二）	143
阅读经验（之三）	148
梦入天国	153
文字生涯	159
书店情结	162
越界读书	165
学术—人生	168
关于“枕边书”	171
蓝袜子	175
《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后记	178
《易堂寻踪》后记	192
《艰难的选择》新版后记	199
《北京：城与人》新版后记	202
提供那一时代士大夫的心史	205
拟答问	211
跋	217

关于季节的记忆

古代中国人在季节、时令方面积累的知识与经验是如此丰富，以至个人记忆倘若不安置在这样的时间框架中，就难以被辨认与述说。在书斋生活已使得有关季节的感觉钝化之后，我仍试图凭借了这说不清是“自然”抑“人为”的秩序，梳理那些早已零乱不堪的记忆材料，却同时发现了材料的匮乏。或许正是“季节”这概念，妨碍了梳理？“季节”要求公认而醒目的标记，而个人生活（尤其在记忆中）却往往边沿模糊，意义含混。但既已着手，仍不妨勉为其难一回，看在这题目下，能写出些什么东西。

冬

我能马上记起的，是七一、七二年之交的那个冬天，家乡某专区的招待所。我和衣拥着招待所脏兮兮的被子，读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连日大雪，空气惨白而冷，室内进进出出的，是和我一样的“老五届”大学生。我家乡的那个省突然做了个与我们性命交关的决

定，将“文革”中分配到河南的五届大学生做一次性处理（当时的说法是“再分配”）。这当儿被大雪困在招待所中的，多半是未被命运之神眷顾者，面临着被留在乡村的前景而做最后的一搏。那间宿舍中的住客不断变换，新来的人各自寻找门路，行色匆匆，彼此若不相识。至少是，我与他们若不相识：当我写到这里时，竟没有一张脸由记忆中浮出。只有一次，在宿舍外，一个同系的男同学——这张面孔也早已模糊不清——对我说，他知道我的情况，他本人的“政治条件”也不好，因而彼此相当，不妨建立某种关系。

我或许是在那招待所住得较久的一个，其间还曾往返于专区所在地与我插队的县城、公社。我也像我那些命运不济的同伴那样，到“有关部门”软磨硬泡，仅有的招数是不断出现在办事人员的视线中，却不便像早已操练得圆熟之极的男同胞那样，套着近乎递上烟去。我也曾拿着父母在郑州弄来的什么信，去敲某个当局者的门，在不置可否的敷衍中尴尬地走开。其余的时间，就待在床上，读那本《李白与杜甫》。窗下的雪被踩成了烂泥。我并非对窗外的注视毫无知觉，却仍读得专注而麻木。那时我已得知我被留在了我插队的县，且由于档案中的某种我不确知的内容，被认为不便安排在县城教书，分到了一所远离县城的公社中学。直到现在我也不能解释，李白、杜甫与我当时的处境有何干系，竟引起了如此紧张的关注，甚至为此激动不已。远在南方的旧日同窗在给我的信中表示大惑不解，说郭某“扬李抑

杜”干卿底事！

在那之前与之后，有过不止一个多雪的冬天，我却往往在大雪飘飞的日子，记起那招待所窗外的雪，那专注中的冷漠与麻木。我猜想那固然因了事关杜甫，却更因我需要麻木自己。我其实是在抵挡屈辱与尴尬。那种沿门行乞般的经验，在我只有一次。当着几个月后我终于回到了郑州，毫不犹豫地就去了城边上的一所简陋破败的中学，对于其他可能的选择无动于衷。

春

奇怪的是，当我想到了“春”这个语词，脑际竟像是空空如也。这似乎不大正常。无论我中原的家乡还是京城，漫长的灰黄的冬日都理应引起对春的渴盼。渴盼是有的，但我却少有与春有关的故事。眼下我能记起的，是北京远郊的树色，那透出在树梢处的若有若无的一层青绿。那片树色是我在车上看到的。当时我已经在在这我工作至今的研究所，单位曾在早春组织植树。

乘大巴去远郊植树的事，近些年再没有过，但每到早春，我都会如被提示了似的，想到搜寻最早到来的春的消息，却往往错过，待到发现，满城的树早已翠色欲滴。早春像是只在远离城市的乡野驻足，一当踏进城市，即容颜过分艳丽而将苍老。我也仍然会因纷扬的杨花与袅袅的晴丝而心动，却像是并无故事。这很可能只是年龄与记忆的花招，它们将一些最敏感的经验，借用了当代作家的形容，将那些“细微如毳毛”的感

觉，最先过滤掉了。当然也可能因了表达的障碍：难以述说的经验尚找不到方式呈现自己。

夏

当着记忆与“夏”这字样相遇，竟顿然活跃起来，纷至沓来的印象，大多与中学时代有关，且大半浴着月色。月色中操场上的长谈，周末踏月到附近单位看露天电影，等等。当然夏也意味着无可抵挡的炎热。记得那间由教室改成的拥塞了几十架双人床的宿舍，暑期前最热的那段日子，女孩子们竟打起了赤膊。那会儿的西红柿真便宜得可以，我们整脸盆地买了，放在床下。

最美好的自然还是暑假。路边的白杨树，高处的叶片反射着日光，水银般闪烁流动，接近地面处蒙着一层厚的灰土。你待在家里，慵懒的午后，睡眠惺忪，手边是一本外国小说。只有这夏日才有足够的闲暇，那些小说也就与夏发生了的关系，在我的回想中，都像是氤氲着夏日的气息。尤其俄国小说与忧郁的俄罗斯民歌。我几乎是直接嗅到了干草与麦秸垛的气味。我相信不止一代人，就在这文字与旋律中，渴望着被爱也学习着爱，那种俄罗斯式的忘我的自虐的献祭式的爱，因清洗了肉的气味而益加纯洁、庄重也益加痛苦的爱。直至改革开放，驳杂的“二十世纪文学”一拥而入，才结束了一个“古典浪漫时代”，与市场化一道，复杂化了不同代者那里“爱”的意涵。但你仍不妨承认，在我读中学的那时代，古典的浪漫的爱充当了诗意之泉，给予过不止一

代人滋润与抚慰，是他们“曾经有过青春”的一份证词。

在大学校园里度过的夏，也非全无可忆。那夏的记忆竟也与爱有关。进入北大“文工团”后，我曾向团内的施姓同学学琵琶。夏夜，北大30斋楼下，像是还残留着丁香花的淡淡气息。我在宿舍里一遍遍地听师傅弹《十面埋伏》、《浔阳夜月》、《飞花点翠》、《彝族舞曲》。去年买了几张民族音乐的CD，放至《彝族舞曲》，竟有触电般的震颤。乐声响起，复杂的指法弹奏出和弦，繁密而热切。月色，篝火，林间嘈切的私语中，口弦声悠然而起。我其实不便坚持认为这篝火与爱情之夜在夏季；甚至听师傅弹琴也未见得在夏夜——丁香花即提示了那破绽。但我记忆中的《彝族舞曲》却仍然是夏天的故事，惟夏夜才有那热烈与朦胧。骀荡的春风中未及苏醒的情欲，在这当儿苏醒了。“文革”前的校园，空气已骚动不安，却不能阻止一个大学女生渴望爱与被爱，即使那只是一种方向不明的渴欲，找不到出口的暧昧的激情。

秋

奇怪的是，也如对于春，对于秋的迷人之处，我始终未能充分地领略，尽管我的生命秋意已深。秋这季节里也像是没有我自己的故事，没有令我能触电般记起的情境。更可能是，那些故事，那些记忆的碎片隐匿在某一昏暗的角隅，等待着被唤醒并赋予意义。当着我写作

本文时，想到的，是七八十年代之交在北大读研究生时，由图书馆巨大的玻璃窗看到的秋色。由于树种的丰富，我看到了层次丰富的绿与黄，烂漫中隐含着肃杀。似有冬的声息，正在由遥远的天穹冷然而至。当年站在那块玻璃窗前没有想到的，是我此后的一段生命将在秋色中展开。秋是敛抑的季节，理性的季节。这季节宜于沉思，也适于学术。只是当年我未及去想的是，此后的“学术生涯”将有怎样的单调，我的生活在不久后将失去这可供悠然地凭眺的长窗，与这繁富的色彩。

以上记述有可能被作为据以考察“季节—心理”的某种例证。我其实不能确认季节在这种私人经验中，仅仅偶然地充当了景片，还是直接参与了生活、情感过程，季节以何种方式、在何种程度上进入了生活。这肯定是个复杂的问题。

我也不大懂得“世纪末”、“千禧年”的含义，不知自己所处，是否也如鲁迅所说，是“进向大时代的时代”，自然也就不解何以在这一时刻临近之际人有必要“回眸”。我自知回望之际，所见无不琐碎渺小，与“大时代”无涉，展出在这里，如未经整理的老照片，却还是应约写了这篇文章。仪式行为在人类生活中，总是不可少的吧，我何必要刻意拒绝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

一九九九年六月

写在冬日

每当秋意渐深，总会意兴萧索，有对于漫长冬日的畏惧。残留在枝头、在日见凛冽的风中抖索的，在行人脚下碎裂的枯叶，会令你适时地想起古昔那些关于秋感伤的文字。你尚来不及吟咏，一场场大风过后，冬就真的来了。

其实冬自有它的美，尤其北国的冬。郁达夫由北京胡同中的冬日，读出了“北方生活的伟大幽闲”（《北平的四季》）；鲁迅更由北方蓬勃的雪，发现了蕴藏在酷寒中的力（《雪》）。北国的雪在鲁迅的笔下，激情喷薄，宛如冬之精灵。那是另一种生命的张扬，非强有力者即不能如此生动地感知。我想，不会再有更生动的有关雪的描写了。近年来虽因困守书斋，渐失了对于时令的敏感，却也会在风雪之夜由书桌边起身，倚着窗看对面楼下路灯处晶亮地闪烁飞动着的急雪。

冬之美自然因了雪。俨然大自然遵循了“简约”这一原则，雪使世界减却了层次，如国画技法的“留白”，生活因之而单纯化了。丈夫曾在飞机上，俯瞰过俄罗斯

的雪野，震撼于那单纯与阔大，说无垠的雪上，一簇簇的黑色，是森林。我相信正是俄国文学，培养了几代人感动于荒凉阔大之境的能力。在我看来，当人类生活日趋复杂之际，感受单纯与阔大，不妨作为值得珍视的精神能力。只有在冬季，你才能看到天地因青白一色而透明，领略雪霁时分的清寂空明。有时真的需要空旷寂寥，需要这空寂之境以便沉淀、澄清，或者竟什么也不为，只为了享用寂寞。冬意味着敛抑。人如同需要精神的发越，也需要敛抑——这样说或许是对自己习于敛抑的解嘲？

冬的美或许真的要有这样的心境方能领略。还记得看到过的一帧苏联的明信片，深夜的城市街头，雕像上覆盖着雪，似有极深的静，正弥漫开去。尽管已久居京城，我还不曾细读过这城市的冬，所怀念的仍然是乡村的冬日。雪野，连天接地一色的白，灰的是车辙和鞋印，深黑的多半是水。走到近处，或许能听到细细的冰碴碎裂声。我插队的地方，乡民是不作兴大白天关门闭户的，否则即有行为诡秘之嫌，甚至会引起关于房事的猜想——村里的女人们尤其不缺少这方面的想象力。因此你随便去哪一家，那家的门都洞开着。或许门槛内正拢着一小堆火，是用麦后刨出来晒干的麦根点燃的。也有的人家舍不得那点麦根，门内由雪地踩进来的鞋底湿成了一片。

童年的冬天也值得怀念。那时的冬冷得多了，屋檐上垂挂着冰溜子，晴日里就滴滴答答地淌着水。孩子们

会趁大人不留神，偷偷将冰溜子掰下来吮。教室里像是不曾生过炉子，记得不止一次被冻得哭出来。课间休息时，同伴们顺墙排成一溜，一个使劲挤着另一个，叫“挤暖和”。还有一种叫做“斗鸡”的游戏，对斗的两方各搬起一只脚，单腿跳着，相互用膝盖顶撞取暖。

那年月穿的棉袄棉裤多半是家做的，臃肿不堪。我的走式不好，棉鞋常被穿得后跟开线，崴(wǎi)得鞋帮踩在地上。课间上厕所，冻僵的手总系不紧裤带，急得要哭出来——其时人们大多还用的是布带。吴亮策划的那套《日常中国》(江苏美术出版社，1999)到手后，尚未及仔细翻阅，打开第一册，《50年代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一眼看到那幅有着三个小姐的背影的照片，就不禁失笑。那正是我自己当年的模样。不但那些小姐的动作衣着，甚至她们周遭的道路房舍都似曾相识。

这漫长的冬季里仅有的期待，自然是新年与旧年。我的大半生中，唯有中学时期的新年值得怀念。写到这里，像是即刻嗅到了校园中氤氲着的节日空气。那所中学有位能干的音乐教员，也如近二十年的中央电视台，每年早早就投入了排练，因而差不多总能有一台像像样样的新年晚会，直演到午夜，以便听新年钟声而“欢声雷动”。那一晚还另有游艺活动，比如猜灯谜，你可以指望领一份奖，一小袋花生和几块糖果。我于猜谜素无灵感，却也猜中过一回。还记得那谜面是：“当西方世界还是黑夜的时候”，谜底则是我读过的一本苏联小说的书名，“我们这里已是早晨”。高一那年，新年恰轮到

我和另一个女孩值夜，就穿了厚棉衣在校园各处巡视，还曾背靠着背坐在班里园地的田埂上闲聊，到后来才发现班主任老师就站在不远处。因了是在新年之夜，那个夜晚，那些田埂上的闲话，都像是很美好似的。

又是岁末。据说这个新年别有深意，我对此却钝于领会。窗外正飘着细雪，是这干旱的冬天的第一场雪。尽管在灰黄的背景上，那雪并不显得洁净，仍不期然地记起了一些琐碎的旧事，就将它们写在这宁静的冬日里。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寻访激情

我已注定了不会成为旅行家，也并非总有走动的兴致与机会，因而至今去过的地方很有限。即使这样，也仍不能免俗，比如舍近求远，舍易就难。因而让人觉得奇怪的是，走到过更难到达的海南以及青海湖边，却竟然未去过苏、杭，当然也不曾到过距北京较近的山西。今年夏天终于有了去山西的机会。较之于我中原家乡的那个商业化且人口爆满的省会，太原实在是个朴素且安静的城市，污染之严重却在意想之外（后来才看到五台山山下竟也一片浑浊）。这年头“朴素”的意味自不免复杂；即如这城市的繁华地段柳巷，应当是太原的王府井的吧，至少我到的那天，生意也像是很清淡。据说山西地面古文物的保存居全国之首(?)，太原却像是连旧城也绝少存留。经了当地人的指点去了赵崇善寺，才约略看到了一点痕迹。

晋地令我感到新鲜的，无宁说是地貌。我中原的家乡地面也多断层，但毕竟不这样大起大落，令人不禁会想，生活在这些坡梁沟壑间的推进，该有何等艰难！今

夏雨量充足，沿途的庄稼长得很茁壮，河床却几无不干涸。南方正大水，北方却仍十河九干。张承志的《北方的河》倘若发表在此际，会令人疑心是讽刺的吧。

五台山正是旅游节，人流滚滚。怀台镇的商业化让人想到前两年到过的泰山，宗教气氛已荡然无存。你看着出家人走在十丈红尘中，总不免疑心他们还能否六根清静。来五台之前，我曾梦到过钟鱼梵呗，弥散在晨风夜气中。来到五台，洋洋乎盈耳的，是由录音机随处播放的标准化了的“唱经”。这种男女混声合唱的音带据说流行已久，我却头回听到。初听之下尚觉新奇，很快就倒了胃口。由壶口回到太原，在一家书店听到这种音乐，竟已不能忍受。这与西方教堂里唱诗班的合唱之不同，应当是实质性的，因其与“信仰”无关。但又不禁自嘲地想，你自己不是也在参与着对“宗教意境”的破坏？你不是信徒，倘若不是为了观赏的需要，你又来五台作什么？寺院作为观赏对象想必由来已久，只不过在旅游进入大规模的商业运作之后，其观赏性得到了空前的强调而已。文人对宗教意境的迷恋从来就不止缘于经典。即如佛教，文人所迷恋的，就包括了由伽蓝精舍所象征的僧侣的生存方式。当然，这样的观赏趣味也早已古老。

能在山下小住，仍然是一种美好的经验。初到五台，旅途劳顿之余，靠在宾馆的床上，看蓝天白云与远近的山，即觉怡然。有溪水由窗下流过。次日五台举办骡马大会，返程前的那晚，一个人在怀台镇的街上闲

逛，未看到期待中的草台戏，却听得溪水哗哗地流在静夜里。在晋地期间，只有一次，在怀台镇所住宾馆附近的街上，听了几个业余爱好者演奏晋剧音乐。旅途中曾向司机建议在车中播放山西梆子，回答是没有这种音带。回到太原，同游的孟君在火车站附近一间颇具规模的书店里搜寻晋剧、蒲剧、山西民歌的音带，也一无所获。

山西确是存有大量文物，可惜那些文物首先是“旅游资源”，因而首位的考虑，是旅游资源的开发而非文物的保存。据说日本有倘不具备某种条件禁止开发的律令，令人羡慕。这里的“某种条件”我以为不止指财力以及技术，而且应当指普遍的文化水准。有人告诉我文物修复的原则，是“整旧如旧”，我想其难应不全在技术。世俗心理一向喜新厌旧。文物一旦作为“旅游资源”进入商业操作，能不惑于经济效益的诱惑的，毕竟少有。我当然也明白，于真伪之际的过分敏感、挑剔，是学术训练的一份代价。祁县的“乔家大院”想来是真的，那红灯笼及红门联与黑的墙面相映，确有一种凄艳的美。只是这红与黑的搭配令人疑心是张艺谋的口味。很难想象晋商会对黑这种颜色有什么偏好，非节庆的日子悬挂灯笼（且如是之密集），也决不像是“民俗”。

去壶口的动议是我首先提出来的，友人为此煞费苦心作了安排。这一趟在我，也算是圆了一个梦。但这实在是艰苦的行旅。后来才想到，为了那片刻的感动，你